

武當爭雄記

陳青雲 著

下冊



I248
200

武當爭雄記

陳青雲 著

下冊

武当争雄记（下）

〔台湾〕陈青云

责任编辑：胡卓识 刘德来

装帧设计：王晓明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）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125印张 2插页

231000

白城市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0000册

定价：4.95元

二十三

扬州是全国九州之一，位于镇江对岸，隋炀帝在位时，曾经用全国人力去开运河，修扬州，最后他竟迷恋得死在那儿。

扬州是一般人的通称，今名江都县，战国时为楚广陵县。地当长江北岸二十公里运河西岸，昔为有名繁华之地。

在我国历史上，扬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它与苏州齐名，位居江淮要冲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这座城并不大，分新、旧两城。

旧城明洪武初年建造，周九里，城门五。新城明嘉靖年建造，起自旧城东南至东北，周十里，城门七，临近运河一带，遍植垂柳，故名词中有“绿杨城廓是扬州”句，与杭州“白杨垂柳”齐名。

瘦西湖是扬州的著名胜地，旁有一土山，人称蜀岗，地势高爽，旧有隋炀帝所迷楼，唐末兵乱，毁于兵焚。

这是初更时分，一弯新月，象银钩般斜挂天空！

三月初头，东风料峭，吹到身上微带寒意，蜀岗余庭废墟里，不知是什么人搬来几方平整的大石，拼在一起，倒也有些象一张四方的桌子。

在这张拼成的石桌东、南、西三面，每一面都有四团黑影，象木偶般坐在那里，只有石桌的上首（北面）依然空着。

三面，一共是十二团黑影。说那些黑影，因为他们很象是人，但你看不到他们的头脸，只是黑幢幢的一团而已。

而且人是动物，就算你正襟而坐，也有会动一下的时刻，但这十二团黑影，始终也没动过一下。

这时，要是有人走来，看到了这般情形，不吓个半死才怪。

但这时的确有人来了，那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，头上也带着一顶黑色的风帽，强劲的东风，吹得他篷衣猎猎作响。

风虽很大，他却走得很快，纵然他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，但从他一路行来，腰身扭动所流露出来的婀娜身材，分明还是一个女的，而且年纪也不会很大。

一个年轻女子居然会在夜晚到这里来，嘿！她若是再近五六丈，看到这十二团黑影，那就够她瞧的，保险会尖声惊叫，回头没命地飞跑。

现在，她渐渐走近了，三丈，两丈，一丈……她当然已经看到了，但居然没有尖叫出声，而且还走向石桌的上首。

现在，她已在石桌北面中间站停下来，徐徐摘下了头上风帽，露出一头披肩青丝。

月亮虽然不算太明亮，但已看得出她的容貌，只要看清了她的容貌，你就会大失所望。

那是一个满脸病容，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黄脸女子，但她目光相当明亮，扫过面前十二团黑影，缓缓从宽敞的斗

篷中伸出一双纤纤玉手。

这双手光滑如玉，却和她焦黄的脸孔完全不相称，玉手拢着大拇指和食、中两指，那是“拈花指”，她玉笋般尖尖的三个指尖之间，确实拈着一朵花，那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。

现在她开口了，清冷冷的声音，徐徐说道：“飘华逐剑飞，我住沂山头。”

话声甫出，那始终没有动过一下的十二团黑影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原来他们果然是人！

现在每个人迅快取了下戴在头上的黑色罩子，那是十二个黑衣汉子，此刻一齐躬下身去，由左手第一个人说道：“属下黑煞十二星参见令主。”

此人声音有些苍老，但中气极足。

黄脸女子冷声道：“你们能及时赶到，很好。”

十二个黑衣汉子直起身，但目视石桌，没人敢朝黄脸女子看上一眼，神色极为恭敬。

黄脸女子续道：“本座把你们调来，有一件重要任务，要你们去办。”

那为首黑衣人躬身道：“令主有何差遣，属下自当遵奉指示。”

“好！”黄脸女子依然冷冷道：“三日后是清明节，我这里有一封密柬，你们可依柬行事。”

说完，从她斗篷中飞出一封黑色的密柬，落到为首黑衣人面前。

为首黑衣人躬身取过密柬，口中说道：“属下等定遵命行事。”

把黑色密柬揣入怀中，随手又取起蒙脸黑罩，套在头

上，其他十一个黑衣汉子也各自取黑布罩套到头上，大家一齐回身坐下。

现在他们又变成十二个黑影，正襟而坐，又一动不动了。

黄脸女子似乎对他们十分满意，轻盈地罩上风帽，转身往外行去。

庆春门。

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街，街的尽头一座座宏伟高大的巨宅连衔着，气宇不凡的围墙，仿佛也在散发着它主人所带给它的威势。

在仇府前，三匹快马风尘仆仆地停了下来，为首一人是个五十六七岁的老者，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，浓眉方面，虎背熊腰，背上斜背着一柄白玉为把的古形长刀。

第二匹快马上是一位四旬左右的中年妇人，一身天蓝短衣劲装，外罩黑色大披风，青帕罩头，背插长剑，长眉凤目，端庄凝重，虽然是徐娘半老，但却风韵依旧。

第三匹快马上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精壮汉子，一身灰衣劲装，紫脸膛，卧蚕眉，配着一对虎目，看上去英气勃勃，腰插一对判官笔。

这三人眉宇之间，均现重重隐忧，似乎满怀着难以排解的痛苦。

三人飘身下马，将僵绳挽在绊马桩上，缓步向仇府行去。

将要行至大门，那老者突然低声对紫脸汉子道：“谭兄弟，咱们此行是求人相助，言语之间切勿冒犯人家。”

紫脸壮汉抱拳肃声道：“东主放心，属从悉依东主心意行事。”

老者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也许‘镇远镖局’将栽在这趟暗镖上，从此一蹶不起，除名同业……”

那中年妇人似欲接言，但口齿仅启动了一下，却又硬生生忍了回去。

三人刚踏上白石台阶，一个青衣小帽的下人立即迎了出来，笑着招呼道：“三位……”

老者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事先备好的拜帖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烦劳小哥代呈禀贵上，就说长安‘镇远镖局’总镖头徐鹤，携拙荆及镖头谭季芳登门求见。”

那青衣小帽下人接过拜帖顺手翻开看了一眼，连忙肃声道：“总镖头伉俪请入内侍茶，小的这就前往禀报。”

徐鹤道：“多谢。”

一行三人在青衣小帽的引领下来到一座花庭，另有人献上香茗。

不一会，内庭走出一老一少，年轻的约二十四五岁，一身华服，剑眉星目，英姿飒爽，那模样儿真是潘安再世、宋玉重生，那年长的驼背老人，腰间插着一根乌黑发亮的铁旱烟杆。

来人非别，前者是本书主角仇恨，后者是他义父“驼侠”邵松。

仇恨之所以在此定居，原因是此乃先师紫阳真人的故里，而雪儿又是仇恨恩师之女，饮水思源，仇恨没有紫阳真人的启蒙，无以有今日，因此，他们婚后便定居在这里，“驼侠”邵松与“燕山孤老”余干泰山之约结束，也来到了扬州相助恨儿。

宾主坐定，寒暄已毕，仇恨道：“总镖头专程来访，不

知有何贵干？”

总镖头徐鹤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徐某此次保着一批镖货，不料在金陵附近失去，苦思不得其路，乃想起少侠掌握了‘武林帖’，可号召武林，故特登门求见，祈少侠指点一条明路，鼎力相助！”

仇恨道：“这批镖货是红货珠宝么？”

徐鹤道：“就算是红货珠宝，那也可以折价赔偿，但老朽这趟失镖，却是无从赔起。”

仇恨听得一愣，道：“那是什么宝物？”

徐鹤道：“直至如今，徐某尚不知究系何物……”他沉思片刻，续道：“接镖之时，老朽未在镖局，待我返回局里，已届起镖之日，接镖之时乃拙荆和几位镖师经手，为了维护这块招牌，只好硬着头皮承担下来。”

顿了顿，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当时，也怪老朽太为大意，知晓此事之后，竟未加追问，至今思之，后悔莫及。”

仇恨回首对总镖头夫人一抱拳道：“夫人，请恕在下多言，不知可否把当时情形，详细地叙述一遍，或许有助寻找失镖。”

徐夫人黛眉深锁，黯然一叹道：“距今一月之前，外子南下未归，有位客人，突然找到镖局中来，言明投保一批巨镖，由长安南下金陵，愿以十万两纹银酬谢，当时小妇心想，长安至金陵，均系通衢大道，外子经常在这一带走动，颇不乏知交好友，所以未加思考，便承诺下来。”

仇恨道：“那投保巨镖客人，是个什么样人物？”

徐夫人道：“三十出头、四十不足中年文士装束。”

仇恨道：“夫人可曾查看过他投保之物？”

徐夫人道：“看过了，明珠十颗，粒粒有龙眼般大小，寒玉尺一对，还有一个半尺见方的玉盒，那玉盒似天然生成，妾身几度试起，均未能打开，据那客人相告，玉盒中存放之物，乃是他传家之宝。”

仇恨道：“夫人就该让他打开瞧瞧才是！”

徐夫人道：“贱妾亦生此心，曾经面告客人要检看盒中之物，但他说那启盒之钥，由他胞姊保管。此次南来，就是要向他姊姊讨取启盒之钜匙，故未打开玉盒查看。”

仇恨道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

总镖头道：“金陵城中连云客栈。”

仇恨目光转注徐夫人的身上，道：“夫人听信了那人的话，就应允接下这趟镖么？”

徐夫人道：“当时镖局几位镖师都不敢作主，贱妾只好出面豪应下来，只是把起镖日期，延展到外子回局之后。”

仇恨道：“以暗镖护送的决定，可是总镖头自己决定的么？”

徐鹤道：“那投保之物，总共不过一只小小皮箱，老朽心想：‘以这般微小之物，如劳师动众，喝道扬镖，反将招致江湖朋友注意。’因此决定以暗镖方式起运金陵，老朽虽决定以暗镖运送，但却未敢丝毫大意，派遣的两位镖师，都是敝局中精选的高手。”

仇恨道：“那两位镖师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徐鹤道：“都留在‘连云客栈’中！”

仇恨道：“他们可曾对总镖头说明了失镖经过？”

徐鹤道：“两位镖师与投保客人，都已身受内伤，那客人则终日昏迷不醒。”

仇恨道：“两名镖师情形如何呢？”

徐鹤道：“一人受伤极重，奄奄一息，另有一人有如中了疯魔一样，终日喃喃自语，连兄弟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他长吁一口气，续道：“老朽原想从几人受伤的武功路子上，查出一点蛛丝马迹，说来惭愧，老朽竟是一无所知，连受伤部位都瞧不出一点痕迹，更遑论武功路数了。”

仇恨道：“总镖如何知道暗镖出事，匆匆赶来？”

徐鹤道：“老朽派出两位镖师之后，愈想愈觉不安，区区一箱之物，即使自己携带远行，亦难惹人注意，何以要花十万两之重酬投保，尤以对那只无法开启的玉盒，心中更是疑惑重重，三日之后，决定携拙荆及谭副总镖头一起南下，暗中护送此趟镖货。如果此行顺利，回程时亦可顺道拜访几位朋友，不想晚到一步，途中已得噩耗，敝局中随行的两位趟子手，幸未受到伤害，想那劫镖之徒，居然替我留下两个传讯之人。”

仇恨低头沉思片刻，足有一盏茶工夫，始道：“那两位趟子手，可曾说出现场经过情形？”

徐鹤道：“说来惭愧得很……”

仇恨道：“这不能责怪他们，如是他们能瞧到一些，恐怕如今已是尸首早寒。”

徐鹤道：“老朽费时一日，未能找出一点线索，想到少侠掌握了‘武林帖’，必能查出真凶，故特疾驰扬州，请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仇恨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这样好了，三位暂在寒舍歇息一宵，明日为清明节，在下携妻儿祭扫完先师灵墓后，便随总镖头前往金陵，看过几人伤势后，再作处置！”

徐鹤忙道：“老朽此际已是山穷水尽，穷途末路之人，少侠古道侠肠，肯仗义相助一臂，我夫妇终生感激不尽。”

仇恨道：“总镖头言重了，青莲、白藕、红荷，武林原为一脉，身为武林人，天生有一种好奇之念，只此一点，在下就情不自禁，至于能否找回失镖，总镖头不要寄予厚望。那时在下道行不够，反倒成了总镖头累赘。”

徐鹤忙道：“少侠言重，少侠言重！”

清明节。

仇恨带着魏苇、雪儿和呀呀学语的龙儿，数名家丁，上大茅山扫墓，这是紫阳真人衣冠坟塚，大家祭拜之后，仇恨就跟两位爱妻讲述紫阳真人“三潭论剑”事迹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天气忽晴忽雨，变幻不定，本来是好好的天气，忽然下起雨来，而且雨水有越下越大的趋势。

仇恨仰望天色，说道：“这雨只怕一时停不了，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再说。”

一名家丁道：“少爷，过去不远，有个庙宇。”

雪儿朝魏苇招招手，叫道：“姊姊，我们快去！”

话声出口，当先扭着腰肢朝前奔去。

魏苇听到雪儿相招，也就抱着龙儿追了上去。

大家没带雨具，也都脚下加快，朝山麓奔行过去。

行了不过半里光景，就已抵达庙宇，那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土地庙，一共只有一殿，大殿上到处都是瓦砾，有许多地方还在漏水。

庙外倾盆大雨，屋檐前雨水象挂了一道水帘。

仇恨眼看着雨一阵大，一阵小，始终不停，心头甚是烦

乱，只是望着天空出神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从庙外传了过来，接着只见十几个黑衣人冲进庙来。

这十几个人，每人头上都戴着黑布罩子，只露出两个眼珠，行动十分矫健，转眼之间，已经抢上了石阶。

仇恨因外面正下着大雨，人家也是避雨来的，纵然心里觉得这些人行径诡异，也不好出声阻止，只得朝大家招招手，让出了大殿的左首。

来人一共是十二个，因他们头上戴着黑布罩子，看不清面貌，但从他们身材看去，个个都极为健壮，进入大殿之后，黑布罩子依然没有摘下来，可见他们戴着黑布罩子，虽是遮雨之用，但显然不欲以真面目示人了。

十二个黑衣人中，忽然有人“噢”了一声，接着呵呵笑道：“这位敢情就是‘武林帖’持有人仇大侠了，咱们幸会得很。”

这人声音有些苍老，但中气极足。

“不敢。”仇恨抱抱拳道：“兄弟正是仇恨，不知老哥如何称呼，诸位是哪条道上的高人？”

那人呵呵一笑道：“仇大侠好说，咱们兄弟只是江湖上一群无名小卒，算不得什么高人！”

他们戴了头罩，连面貌都不让你看，自然不肯告诉身份来历了。

这人话声出口，其余十一个人也都呵呵哈哈地笑了起来。不肯说出姓名来历，原是因为他们的自由，没有人强迫他们非说不可，但这些人这般笑法，不但轻浮，也含有轻蔑的成份。

仇恨听他们笑得轻浮，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也就没有作声，为首那人两个眼孔中透露着精光，望了仇恨一眼，又道：“咱们兄弟久闻仇大侠习得‘武林帖’上绝学，剑掌双绝，在江湖上日正中天，今夕难得遇上仇大侠，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斗胆想请仇大侠露一手给咱们兄弟瞧瞧，不知仇大侠可肯展示么？”

仇恨在江湖上历场，已有不少日子了，听了此人的话，心头不禁暗“哦”一声，忖道：“难怪他们戴了头罩，原来是冲着自己来的了。”

他只是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哥夸奖，仇恨偶逢机缘，得到‘武林帖’是真，但并未仗着‘武林帖’指使同道，更未因习得帖上武学欺压同道。自出道以来，除了了却本身及拙荆两家私仇，从不敢炫耀，剑掌双绝，也是江湖朋友过誉之词，在诸位高人面前，岂敢献丑？”

只听另一个人道：“咱们老大刚才已经说过，咱们算不得高人。”

第二个人接着道：“仇大侠的剑掌双绝，不敢在高人面前献丑，但咱们既不是高人，就不妨使出来让咱们瞧瞧，开开眼界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十来个人又不禁哄然笑了起来。

方才他们夹杂着呵呵哈哈笑声，还不觉得什么，这回哄然大笑，笑声之洪亮，居然震得这间土地庙梁椽之间，灰尘纷纷落下来，显然这十二人都有一身精纯的内功。

仇恨心头暗惊，忖道：“这十二个人看来个个都是好手，自己昔日行走江湖，自问没有和哪一方结过梁子，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？”

一面也洪笑一声道：“兄弟对诸位一再忍让，诸位依然如此相逼，莫非是冲着兄弟来的？但仇某自思和诸位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诸位究竟所为何来？还请明示。”

他这声洪笑，声音清朗，在十二个人的大笑声中，盖过了他们的笑声，足见功力之深，很显明地摆着，也超过对方诸人。

只听另一个人道：“咱们老大已经说过，只是仰慕仇大侠剑掌绝艺，想开开眼界而已，和仇大侠当然谈不上恩怨，这是仇大侠多心了。”

接着又有人道：“仇大侠只需露上一手，给咱们瞧瞧，自可平安无事。”

他们纵然听出仇恨内功修为高过他们，但还是坚持着要仇恨非露一手不可，这情形已经很明显，看来今夕绝难善了。

仇恨沉默道：“这位朋友的意思，兄弟若是不肯露上一手，就不能平安无事了？”

那人嘿嘿冷笑道：“事情也差不多如此！”

仇恨到了此时，已是忍无可忍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，诸位大概胸有成竹，要逼仇某出手的了，你们一起上？还是由哪一位与仇某单打独斗？”

只听那为首的人阴森森笑道：“咱们兄弟有自知之明，单打独斗，自然不是仇大侠的对手，至于咱们十二个人全上的话，那么就没有人看见仇大侠的剑掌绝艺，因此，我们想挑几个弟兄跟仇大侠讨教。如果两人不成，那么再加上一个，务必使仇大侠的剑掌尽情发挥，余下的弟兄，就有机会观赏大侠的绝技了。”

仇恨听得暗暗奇怪，道：“他们何以非要看我剑掌不可呢？”

就在他沉思之际，为首那人左手朝前轻轻一挥，说道：“你们先上去两个跟仇大侠讨教几手剑掌绝学，两个不行，再上去一个就好。”

他们来的时候，自然早商就量好了，由什么人出手，因此，他左手随便一挥，就有三个人越众而出，一个“呛”的一声，从肩头布袋中扯出了长剑，另一个却取下肩头的长形布袋，交给了第三个人。

第三个人接过同伴布袋，却没有走上去，那就是备战的后备人员了。

他们为首那人说过要看仇恨的剑掌绝艺，所以先上来的两人，一个扯出长剑，自然是使剑的人，一个把剑囊交给同伴，自然是要使双掌了。

既然他们要叫仇恨尽情发挥剑掌绝艺，可见这两人在十二个人之中，对掌剑功夫必有专精。

大殿双方的人，立即往后退下了几步，让出中间一片空地。雪儿、魏苇因对方人数较多，怕他们一拥而上，把独在襁褓的龙儿用束带缚在背上，各按着剑柄在一旁监视。

仇恨自是不敢轻估对方，当下也就抽出“金龙赤火剑”，目光一抬，缓缓说道：“二位请吧！”

使剑的冷冷地道：“咱们是两个打一个，仇大侠不用客气了。”

仇恨道：“这是诸位硬逼着在下出手，自该由两位先出手才好。”

他不肯先出手，是想从对方出手的招数上，看出他们的

路数来。

使剑的大笑道：“大概仇大侠自恃‘武林帖’盟主身份，不肯先出手，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”

话声出口，随着左足斜跨半步，身形倏地左转，右手一剑斜刺而出。

仇恨心中暗道：“这起手一招是‘白鹤亮翅’，难道他是‘白鹤门’的人？”

那空着双手的汉子一见同伴出手，也立即身形一矮，向右欺近，左手五指钩曲，疾向仇恨左肋抓来，右手紧跟着一拳，斜劈而出。

此人身手矫捷，出手虽比使剑的慢了半步，但这一抓一劈，却和使剑汉子那一招“白鹤亮翅”几乎同时攻到。

仇恨心中暗道：“这使掌的左手一记‘猛虎探爪’，是‘五虎门’‘断魂爪’的招式，右手这一掌却不是五虎门的手法，而是‘形意门’的劈掌了！”

这原是心念一动间的事，仇恨右手长剑一振，身随剑走，避开敌剑，远刺了一剑，右手也同时拍出了一掌，朝使掌汉子肩头撞去。

使剑的汉子一剑落空，第二剑又紧接着刺出，这会儿使的是“顺风送帆”“六合门”的招式。

使掌的也身形挪开，右手改使“鹰爪功”，疾抓仇恨拍来的左掌，左手反砍，使的是一招“随君布施”，竟是“丐帮”的路数。

三人这一展开剑掌功夫，各显身手，那使剑的汉子在数招之间，竟然连使白鹤、六合、青城、华山、点苍等派的剑招，使掌的汉子双手倏拳倏掌，变幻莫测，在这一阵工夫，